

· 博彩研究 ·

# 澳門博彩業和經濟適度多元：基於 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

劉成昆 李欣然

(澳門科技大學, 澳門)

**摘要:** 博彩業多年來對本澳整體經濟的貢獻逾半, 但自 2019 年底新冠疫情爆發以來, 隨著各地收緊防疫措施, 入境人數銳減, 且疫情的持續性超出預期, 博彩業受到重創, 拉動經濟增長出現乏力, 亦使得結構單一性問題愈加凸顯。本文以 2013-2022 年的博彩業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季度數據為樣本, 運用 VAR 模型及 Granger 因果檢驗分析了新冠疫情下博彩業對本地經濟的影響。結果顯示: 樣本期內, 博彩業對整體經濟並沒有顯著的拉動作用, 且對澳門就業情況的影響也較小; 而在新冠疫情背景下, 博彩業自身更易受到衝擊。本文進一步借鑒新結構經濟學的範式, 剖析了在橫琴深合區對應澳門多元的四新產業, 以期在澳門與橫琴深合區的要素稟賦結構下演化出適度多元產業結構。

**關鍵詞:** 博彩業; 新冠疫情; 橫琴深合區; 新結構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 F590

## **Macao's Gaming Industry and Moderate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Liu Chengkun Li Xinran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o)

---

作者簡介: 劉成昆, 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所長, 商學院教授; 李欣然, 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博士生。

**Abstract:** Macao's gaming industry has contributed more than half of its overall economy for many years. However,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in late 2019, the industry has been hit hard with the tightening of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the sharp decline in tourist arrivals, and the unexpected persistence of the epidemic, resulting in a lack of economic growth and highlighting the problem of structural homogeneity. Based on the quarterly data of the industry and Macao's GDP from 2013 to 2022 as a sample, this study employs the VAR model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industry on Macao's economy during the pandemic.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gaming industry did not hav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overall economy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its impact on Macao's employment was relatively small, and the industry was more vulnerable to the pandemic impact. Drawing on the paradigm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four new industries corresponding to Macao's diversification in the Guangdong- Macao In- Depth Cooperation Zone in Hengqin, to develop a moderately diversified industrial structure by under the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of Macao and Henqin.

**Key words:** gaming industry; COVID - 19; Guangdong - Macao In - Depth Cooperation Zone in Hengqi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 1 澳門的可持續和多元化

澳門自 1999 年回歸之後，其經濟在旅遊博彩業帶動下，期間除 2014-2016 年一度低迷，整體上持續了二十年的高速成長。但在高增長的同時，因博彩業“一業獨大”而引致的產業結構單一性問題，始終困擾澳門。為此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多年來孜孜以求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然而多元步履維艱，致使澳門一旦面臨不確定性，短期易於暴露出經濟韌性不足、社會彈性缺乏，進而影響了長期發展的可持續性。

可持續發展是實現可持續性的路徑和策略，可持續發展包括了經濟、社會和環境三個維度，可持續性是三者交叉的均衡。以可持續發展框架檢視澳門的多元化和可持續性，首先從經濟維度看，1999 年澳門回歸伊始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為負增長

2.4%，次年實現正增長 5.7%，其後則進入快速車道，一度高達 26.6%（2004 年），受金融海嘯影響曾跌至 0.2%，經過兩年調整，則再次回升至雙位數增長（2010 年）。隨後出現下跌，2015 年再次探底至負增長 21.5%，2019 年回升之後，由於 2020 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影響，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出現回歸以來的最大跌幅（負增長 54%）。2021 年有所好轉，回升至 18%。具體情況如圖 1 所示。

澳門經濟增長呈現出“高增長、高波動”的態勢，這種波動性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受累於產業結構的單一性。在新冠疫情之前，按整個產業結構計算的熵指數逐年下降，顯示出澳門的產業集中度仍在上升，即意味著多元化空間仍不足；但在疫情發生後，熵指數則從 1.82 上升至 2.24，反映出產業集中度下降，但這種被動變化並不能說明

多元化有了實質改進或進展。結果如圖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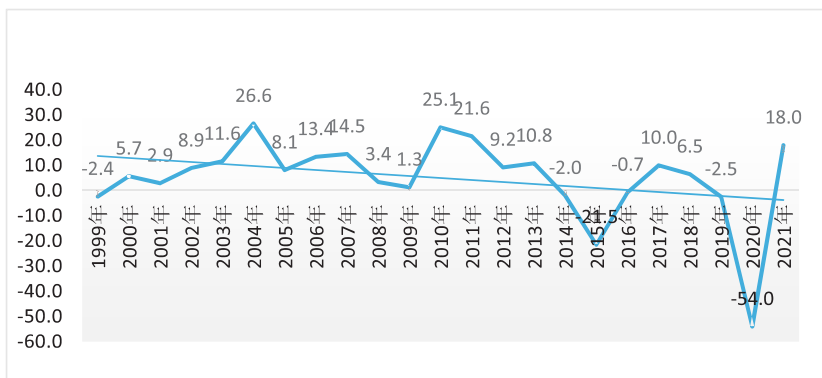


圖 1 歷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實質變動率 (1999- 2021)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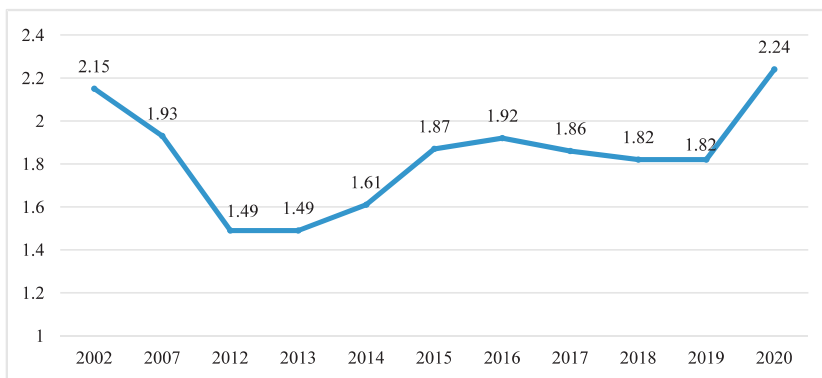


圖 2 根據生產法計算的經濟多元熵指數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統計指標體系分析報告》(2020)

而與之對應的是作為支柱產業的博彩業的 HHI 指數則在連年下降,至疫情發生前的 2019 年剛好達到 1,800 點,而在疫情

發生後的近兩年,博彩業的 HHI 指數繼續下降,說明博彩市場競爭強度逐步加大,具體如表 1 所示。

表 1 澳門博彩業 HHI 指數測度

年份	HHI 指數	年份	HHI 指數	年份	HHI 指數	年份	HHI 指數
2002	8911	2007	2339	2012	1847	2017	1810
2003	8945	2008	1896	2013	1834	2018	1811
2004	6648	2009	1956	2014	1850	2019	1800
2005	5668	2010	1962	2015	1844	2020	1782
2006	4316	2011	1854	2016	1832	2021	1780

資料來源:根據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資料計算

澳門過於單一的產業結構及支柱產業的競爭不斷加大,難以獲得良好的多元化效果,由此引致經濟缺乏韌性,面對不確定性

因素時抗風險能力偏低,在增長上呈現出不可持續的現象。

其次從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維度來看,此

輪疫情發生以來，澳門的失業率在持續上升，2022年5-7月的就業調查顯示，總體失業率達到4.1%，本地居民失業率為5.4%；而房價依然高企。以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每個季度進行的澳門消費者信心調查來看，市民在本地經濟、就業率、市場價格、投資收益等方面的信心波動較大，可持續消費受到較大影響。

比較而言，澳門可持續性的第三個維度即環境的相關指標表現相對較好。根據澳門環保局的監測統計，澳門的空氣品質等級一直為優，以PM2.5濃度為例，近年持續下

降，從2015年的29.08 $\mu\text{g}/\text{m}^3$ 下降至2020年的16.95 $\mu\text{g}/\text{m}^3$ 。

進一步地，以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參與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每年發佈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評價的澳門城市可持續競爭力來看，澳門的可持續城市競爭力總體呈下降趨勢。在構成可持續城市競爭力的分項中，除了環境韌性指數較高之外，澳門的社會、經濟，以及科技創新方面的可持續發展指數均處於偏低水準，結果如圖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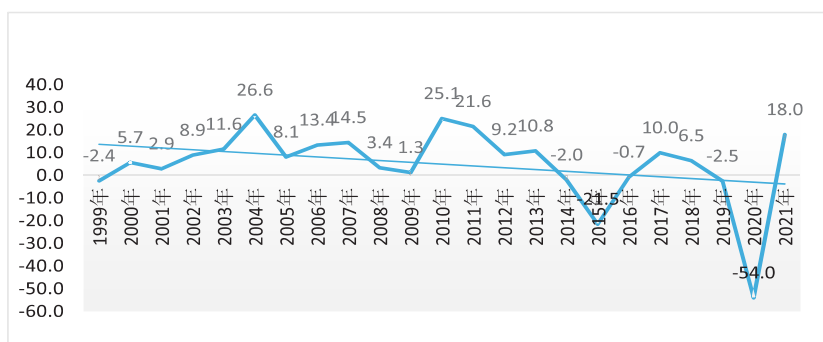


圖3 澳門可持續城市競爭力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指數資料庫

## 2 疫情背景下博彩業對經濟的影響

博彩業作為澳門的支柱產業，多年來對澳門整體經濟的貢獻超過一半以上。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發布的《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統計指標體系分析報告》（2015-2020），博彩業在2013年創造了63%的GDP，同時貢獻了23%的就業機會。但博彩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始終面臨著風險敞口，一旦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因素出現，由於缺少對沖風險的多元產業，澳門的經濟增長便會出現急劇波動，影響到其可持續性。

此次新冠大流行是“百年一遇”的公共衛生危機，對於澳門而言更是繼非典、金融海嘯之後遇到的最大的不確定性因素，其影響直接、強烈乃至深遠。隨著2019年12月新冠疫情的突然爆發，加之2020年初疫情在全球範圍的迅速蔓延，各國或地區為防控疫情相繼採取嚴格的入境管制，包括澳門自身亦於2020年3月25日起，禁止所有入境前14天內曾經到過外國的內地、香港及臺灣居民入境，由此導致國際間的人員流動與交流受到了嚴重影響。入境澳門的遊客人數從2019年第4季的920.3萬人，驟降至2020年第1季的321.9萬人，到2020年第2

季度更是銳減至 4.9 萬人。這對於主要依靠境外客源支撐的澳門博彩業無疑是造成了極大衝擊。2020 年第 1 季澳門博彩業毛收入為 304.87 億澳門元，較 2019 年第 4 季下降了 57.8%，而 2020 年第 2 季的博彩業毛收入僅為 32.34 億澳門元，環比降幅高達 89.4%，此後更是跌勢不減。博彩業受到的

這一衝擊亦反映在了澳門本地生產總值之上，自新冠疫情爆發伊始的 2019 年第 4 季起，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同期變動率就出現了由正轉負的變化，在新冠疫情全面蔓延且疫情全面管控的 2020 年，GDP 的同期變動呈現明顯的下降，最低谷時降幅近 70%，具體如圖 4、圖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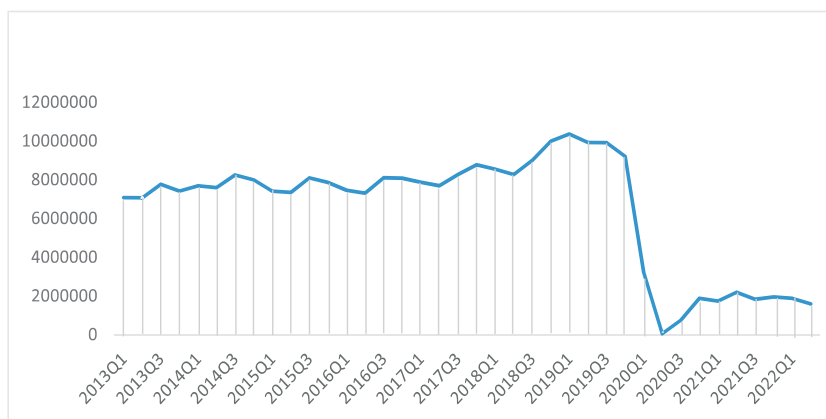


圖 4 澳門入境遊客人數(2013 年第 1 季至 2022 年第 2 季)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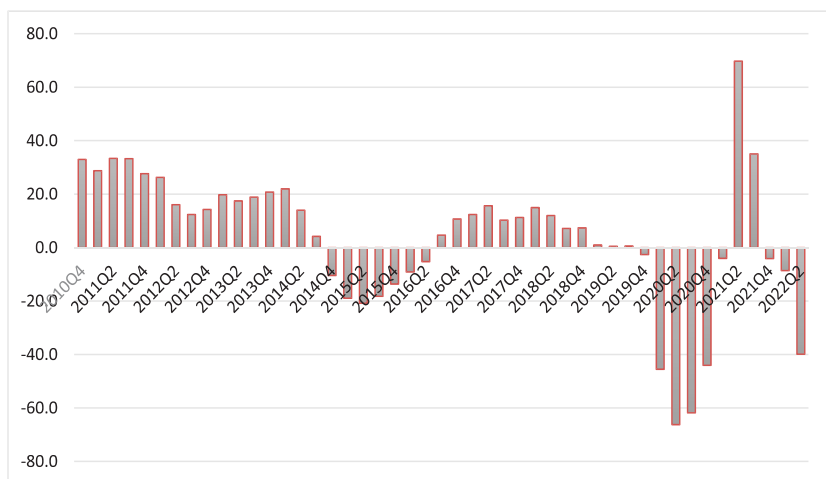


圖 5 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同期變化率(2013 年第 1 季至 2022 年第 2 季)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 3 實證分析

#### 3.1 模型設定與數據來源

##### 3.1.1 模型設定

本文選用向量自回歸(Vector Autore-

gressive model, VAR)模型,檢驗新冠疫情背景下澳門博彩業對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的影響效果。VAR 模型是一種常用的計量經濟模型,1980 年由克里斯多夫·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提出。VAR 模型把系統中每一個內生變量作為系統中所有內生變

量的滯後值的函數來構造模型,從而將單變量自回歸模型推廣到由多元時間序列變量組成的“向量”自回歸模型,是相互聯繫的時間序列變量系統的有效預測模型。建立博彩業失業率與澳門博彩業 GDP 的雙變量 VAR 模型如下:

$$\begin{aligned}
 RGDP_t &= \alpha_{10} + \sum_{i=1}^k \alpha_{1i} RGDP_{t-i} + \sum_{i=1}^k \alpha_{1k+i} emp_{t-i} \\
 &+ \sum_{i=1}^k \alpha_{1g+i} GameGI_{t-i} + \beta_1 D + \varepsilon_{1t} \\
 emp_t &= \alpha_{20} + \sum_{i=1}^k \alpha_{2i} emp_{t-i} + \sum_{i=1}^k \alpha_{2k+i} RGDP_{t-i} + \\
 &\sum_{i=1}^k \alpha_{2g+i} GameGI_{t-i} + \beta_2 D + \varepsilon_{2t} \\
 GameGI_t &= \alpha_{30} + \sum_{i=1}^k \alpha_{3i} GameGI_{t-i} + \\
 &\sum_{i=1}^k \alpha_{3k+i} RGDP_{t-i} + \sum_{i=1}^k \alpha_{3g+i} emp_{t-i} + \beta_3 D + \varepsilon_{3t} \\
 D &= \begin{cases} 1, & 2019 \text{ 年及 } 2019 \text{ 年以後} \\ 0, & \text{其他年份} \end{cases}
 \end{aligned}$$

其中,  $RGDP$ 、 $emp$ 、 $GameGI$  分別為澳門本地生產總值、澳門就業率季度變化率、澳門博彩業毛收入的季度變化率,  $D$  為代表新冠疫情爆發前後的時間虛擬變量, 疫情爆發後取 1, 疫情爆發前取 0。引入事件虛擬變量主要是為了考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影響, 同時提高模型的擬合度。

### 3.1.2 數據來源及描述性統計

本文主要為檢驗新冠疫情背景下博彩業對澳門經濟及就業的帶動作用變化, 鑒於澳門統計年鑒與澳門博彩調查等自 2020 年後尚未按年度更新, 故本文選用 2013—2022 年第二季度的博彩業毛收入、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及就業數據, 分別計算其環比變化率。樣本數據均來自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相關數據的描述性統計如表 2 所示。

表 2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GDPH	GameGI	emp
average	-0.010	-0.401	-0.001
median	-0.009	-0.163	0.001
stdv	0.163	4.167	0.008
max	0.585	16.500	0.012
min	-0.478	-18.450	-0.023

## 3.2 實證分析與結論

### 3.2.1 變量平穩性檢驗

在運用 VAR 模型前, 首先需對模型各變量進行 ADF 平穩性檢驗。如果 VAR 模

型不具有平穩性的特徵則會導致“偽回歸”(Enders, 1995)。相關檢驗結果如表 3 所示。檢驗結果顯示三變量均為平穩序列, 故可用 Eviews 進行 VAR 模型分析。

表 3 主要變量 ADF 單位根檢驗結果的 p 值

	GDPH	GameGI	emp
ADF 檢驗	0.0010	0.0000	0.0000

注: 原假設  $H_0$  為存在單位根

3.2.2 Granger 因果檢驗  
對博彩業毛收入、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及  
就業數據進行 Granger 因果檢驗,滯後階數

依照 AIC 及 SC 準則確定最優之後階數為  
2,檢驗結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Granger 檢驗結果

原假設:	Obs	F-Statistic	Prob.
本澳就業不是博彩業營收的格蘭傑原因	36	0.42011	0.6607
博彩業營收不是本澳就業的格蘭傑原因		0.44166	0.6470
本地生產總值不是博彩業營收的格蘭傑原因	36	4.87034	0.0145
博彩業營收不是本地生產總值的格蘭傑原因		0.02047	0.9797
本地生產總值不是本澳就業的格蘭傑原因	36	0.72614	0.4918
本地生產總值不是本澳就業的格蘭傑原因		0.04814	0.9531

由表 4 可知,在 5% 的顯著性水平下,  
對就業與博彩業營收的因果關係檢驗,分別  
拒絕本澳就業情況不是博彩業營收的格蘭  
傑原因,以及博彩業營收不是本澳就業的格  
蘭傑原因的這兩個原假設,即本澳就業與博  
彩業營收互為格蘭傑因果關係;而博彩業營  
收是本地生產總值的格蘭傑原因,反之不成

立;同時本地生產總值是就業的格蘭傑原  
因,而反之則不成立。

### 3.2.3 VAR 模型分析結果

總體來說,大部分滯後回歸變量係數的  
T 統計值在 10% 的顯著性水準下顯著(見  
表 5)。其中,博彩業毛收入對 GDP 產生影  
響的滯後項係數均不顯著,這表明樣本期內,

表 5 VAR 模型回歸結果

	EMP	RGDP	GAMEGI
EMP(-1)	0.0847* (1.7833)	0.1424*** (3.9986)	0.5298* (1.7595)
EMP(-2)	-0.160499 (0.7862)	0.03817* (2.0618)	-0.0384 (0.9939)
RGDP(-1)	0.0044* (1.9021)	0.12509* (2.0008)	0.1467** (2.2015)
RGDP(-2)	0.0170* (1.8093)	0.0369* (-1.8140)	-0.1478** (2.0038)
GAMEGI(-1)	0.0060* (2.0030)	0.0009 (1.3080)	-0.0065* (1.9520)
GAMEGI(-2)	0.0005 (1.0004)	0.0017 (1.5078)	0.1543* (1.9026)
D	-0.0303* (-1.7019)	-0.0372* (-1.9186)	-0.1340** (-2.4892)
Adj R-squared	0.13532	0.27830	0.1296

注:通過 AIC 及 SC 準則確定最優之後階數為 2;括弧中為 T 統計量,“\*”、“\*\*”、“\*\*\*”表示在  
10%、5%、1% 的顯著水準上顯著

澳門博彩業因為疫情等外部經濟原因,並沒有顯著地拉動澳門的生產總值;且僅有第一期的滯後項對就業有較為微弱的影響。這也與澳門從統計年鑒上有關各行業的就業資料情況相符,在博彩業快速發展的不同年份,旅遊業、金融業、通訊業、酒店業的就業人數並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虛擬變量  $D$  在三個模型中均顯著為負,說明新冠疫情對經濟發展、就業與博彩業發展都產生了負面影響。但比較不同方程中的虛擬變量係數,不難發現新冠疫情對博彩業的影響約是對經濟與就業影響的 4 倍左右,由此可見,博彩業作為對外依存度較高的產業,更易受到外界環境的衝擊。此外,從三者的 Granger 因果檢驗結果來看,三個變量之間都是雙向因果關係。這說明博彩業發展不僅對就業與經濟的帶動作用不大,且博彩業是一個較為脆弱的產業,同經濟及就業之間存在相互依存的關係。

### 3.3 VAR 模型的滯後結構穩定性檢驗

在 VAR 模型估計後,需對該模型的滯後結構穩定性進行檢驗,若 VAR 模型所有根模都在單位圓內,即根模的倒數都小於 1,則該模型是穩定的,VAR 結果是可用的。檢驗結果如圖 6 及表 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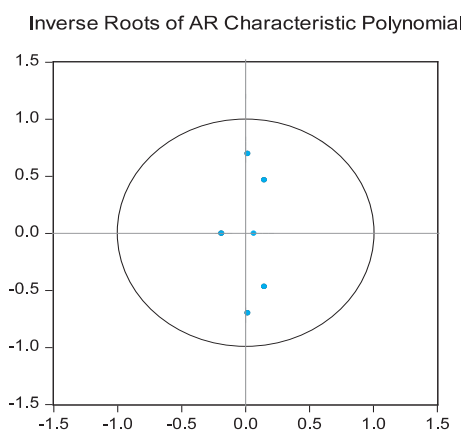


圖 6 VAR 模型的根模分布

通過圖 6 可以發現,所有特徵根的模都分布在單位圓內,說明模型是穩定的,同時具體的特徵根的數值如表 6 所示。

表 6 VAR 平穩性檢驗特徵根

特徵根	特徵根的模
$0.01650 - 0.6987i$	0.6989
$0.01650 + 0.6987i$	0.6989
$0.1464 - 0.4669i$	0.4893
$0.1464 + 0.4669i$	0.4893
-0.1882	0.1882
0.0657	0.0657

No root lies outside the unit circle.  
VAR satisfies the stability condition.

### 3.4 脈衝響應分析

由於 VAR 模型中的所有變量都相互依賴,因此單獨的係數估計僅提供有關反應的有限信息。為了更好地瞭解模型的動態趨勢,本文進一步進行脈衝響應分析。脈衝回應函數反映了當 VAR 模型中某個變量受到“外生衝擊”時,模型中其他變量受到的動態影響。在脈衝效果圖中,藍綫代表脈衝響應函數的趨勢,表示對一個變量施加另一個變量的標準差時,在滯後期內該變量發生的變化,而兩側紅綫組成了正負兩倍標準差偏離帶;中間的藍綫表示脈衝響應函數。鑒於本文主要關注澳門經濟受其他因素的衝擊情況,故根據澳門本地全民生產總值受到不同衝擊後的一段時間內的動態變化畫出脈衝回應圖形,如圖 7 所示。

由圖 7 可見,本澳博彩業營收減少在第一期給 GDP 帶來了較大顯著的負面衝擊,該負面衝擊的影響將持續一段時間,至少需在第二期之後才有所改善,且其後又將於第四期再次轉為負面影響,最終到第八期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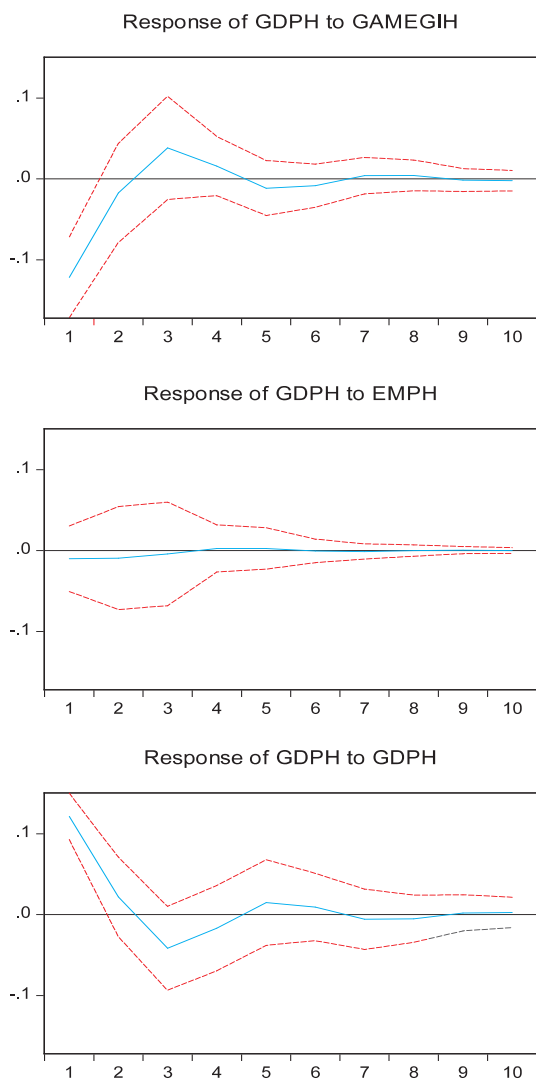


圖 7 澳門經濟受澳門就業與博彩業影響的脈衝響應

其影響該負面衝擊才能被吸收。而期間本澳生產總值 GDP 受前期 GDP 的衝擊，亦呈現先降後升的趨勢，且受到負面衝擊的強度與持續時間與博彩業營收的負面衝擊相匹配，暗示該衝擊主要來源於博彩業的營收。而就業變化的負面衝擊一開始并未如博彩業營收那樣劇烈且快速地擴展至本澳 GDP，且就業恢復的情況也較博彩業更為迅速，可能是得益於在樣本期內，在疫情背景下，澳門政府對行業及個人的一系列補貼與扶持政策，以及在旅遊業及博彩業受到重創的情況下，澳門一定程度上積極提升自身

“內循環”能力，促進鼓勵本地消費對本澳經濟的拉升作用。

#### 4 以區域合作推動產業多元：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

澳門以博彩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單一，整個城市經濟韌性不足、社會彈性缺乏，導致在外部衝擊下極易發生變動。2020 年初新冠疫情發生以來，澳門的整體經濟下滑明顯，GDP 近乎腰斬；同時，作為澳門支柱產業的博彩業，則出現了比重下降。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數據，2020 年博彩業（包括博彩仲介業）在產業結構中的比例較 2019 年（51%）大幅下滑 29.7%，降至 21.3%。相較於博彩業過去多年佔到產業結構半壁江山的情形，這種博彩業被動下滑引致的結構變化並不能看作經濟多元。在現有的要素稟賦結構（33 平方公里、資本流動、人才政策）下，澳門的產業結構難以優化升級，而沒有結構轉變，便沒有可持續的經濟成長，因此，澳門到了必須要推動要素稟賦結構升級的關鍵節點，這包括以區域深化合作的方式來拓展本澳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2019 年 2 月 18 日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賦予了澳門在灣區中四大中心城市的定位，但基於城市競爭力評價，2021 年澳門在全國 291 個地級以上城市中的綜合經濟競爭力名列第 15 位，這與進入前十位的其他三大中心城市：深圳（第 2）、香港（第 3）和廣州（第 5）相比，差距明顯（倪鵬飛等，2021）。在四大中心城市中，深港穗穩居第一梯隊，而澳門產業結構的特殊性使得它在區域中集聚有餘而擴散不足。澳門雖被賦予灣區中心城市之一的地位，但

難以發揮出中心城市的帶動作用。

2021年9月6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以下簡稱總體方案)出臺,以深化區域合作或區域一體化的方式來著力提升澳門作為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能力。從面積上,橫琴是澳門的3倍,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以下簡稱深合區)大大拓展了澳門的區域發展空間;同時深合區採取的“管委會+執委會”的管治模式,則是一項管理體制的重大創新。空間的擴大和制度的創新,意味著要素稟賦結構存在硬性的(空間)和軟性的(制度)雙重變化,這將推動澳門在整個灣區甚至更大的區域內能夠有效提升其作為中心城市的引擎作用。

由於澳門目前的產業結構主要是博彩業獨大,易於受外部影響,因此《總體方案》提出將深合區全面打造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新增空間,並對應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方向進行產業規劃布局。回溯既往,澳門為致力於經濟適度多元、推動非博彩業發展的政策亦出臺不少,但作為目標導向的新興產業(如會展業、文創產業、中醫藥)的產值的空間仍需提升,並且在新冠疫情影響下,這些新興產業並未能起到對沖博彩業大幅下降的風險,同樣遭到衝擊。所以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轉向深合區,其選擇是否具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在實踐中產業的未來走向又將如何?對此,本文基於新結構經濟學(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NSE)的研究範式作出新的解釋。

新結構經濟學以一個經濟體在具體時點上既定的要素稟賦結構為切入點,提出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的結構變遷過程的經濟理論(Lin, 2015)。新結構經濟學的主要思

想是,一個經濟體在每一個時點上的經濟結構(包括技術、產業和軟硬基礎設施的結構)均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要素稟賦結構在每個時點上是給定的,但其隨著時間可以變化。最優的產業結構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進而如果有合適的軟硬基礎設施,交易費用也會降低,從而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在結構變遷過程中,既需要一個有效的市場能夠反應要素稀缺性,亦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來幫助解決結構變遷中可能出現的外部性問題和軟硬基礎設施的協調問題(林毅夫等, 2021)。

《總體方案》強調要將橫琴打造成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新平臺,意在“立足粵澳資源稟賦和發展基礎,圍繞澳門產業多元發展主攻方向”來進行全新的產業佈局。澳門土地空間狹小、發展新興產業的人力資源相對短缺,即在現有的要素稟賦結構下所發展起來的以博彩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已近極限,囿於既有要素稟賦結構在本澳難以再進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到了亟需改變要素稟賦結構的發展時點。因此,《總體方案》中提出重點發展的四新產業(科技研發與高端製造產業、中醫藥等澳門品牌工業、文旅會展商貿產業、現代金融產業)是基於橫琴深合區的要素稟賦結構的改變,有成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的增量產業的較大可能性。

澳門產業結構由單一向多元轉型升級,並具有發展的可持續性,重要的是不斷增強產業的競爭力,在澳門與橫琴深合區的要素稟賦結構下發展出合適的多元產業結構。澳門已積累了若干基礎科研資源,利用其身

處國內和國際雙迴圈的交匯地位可在集聚國內和國際的科研資源方面獲得便利,加之背靠製造業強大的粵港澳大灣區,澳門與深合區在發展高附加值的科技研發和高端製造業上具有一定優勢。

作為微型經濟體,澳門要發展多元產業,需精準發力,聚焦產業鏈和價值鏈中的關鍵環節,以澳門品牌這一具有良好市場前景的無形資產在產業鏈中顯示澳門質量、科技、甚至標準,將構成具有競爭優勢的一環。依託澳門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的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基礎科研,利用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並在疫情背景下發揮中醫藥的獨特作用,將共同促成中醫藥在深合區打造澳門品牌工業的切入點。

澳門定位於“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通過打造旅遊組合,依託橫琴已有的長隆主體樂園旅遊,並通過深合區高度開放的產業政策支撐,協同推進產業融合,可以創造出醫療健康旅遊、體育旅遊和海島旅遊等新的旅遊業態,加長旅遊的鏈條,增強遊客的黏性,儘快形成琴澳“一程多站”的跨境旅遊。對應澳門的旅遊業的競爭優勢,深合區發展文旅會展商貿產業將成為主導產業。

澳門的金融業以銀行、保險為主,並無外匯、黃金和證券市場等資本市場。金融業在2020年受疫情衝擊影響的博彩業佔整個產業結構比重下降之後,而出現了較大比重的上升,由2019年的6.8%升至12.5%。深合區的金融服務業開放力度大,面向國際主體開展包括基於人民幣在內的多幣種融資,同時,深合區現代金融業的發展,更多是用以支撐澳門實體經濟發展,為企業“走出去”開展多元投融資。深合區開展現代金融業,將有力地推動澳門金融業的結構優化發展。

#### 參 考 文 獻

- [1] Lin, Y. F. (2015).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visited: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18 (2),96-113.
- [2]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統計指標體系分析報告, 2020.
- [3] 倪鵬飛,等.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 No.19: 超大、特大城市:健康基準與理想標杆.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21.
- [4] 林毅夫,等. 新結構經濟學研習方法.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1.